

用,手段先进,诊断明确,尤其对于病变部位及病变性质,讲的明白清楚,确有助于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更可丰富中医辨证的依据和内容,从而提出中医的辨证论治方案,更可显示出中医之优势,提高诊疗水平。例如,我治过一例罕见的“肺泡蛋白沉积病”,虽然我并不知道何药能消除痰中蛋白质,但我运用中医辨证方法,诊断为“中气下陷,气阴两虚”证,以张锡纯先生创制的升陷汤为主加化痰中药治疗,取得满意疗效。另如对于肺癌或其它癌症,若不采用西医的诊查手段,单凭中医辨证方法,是难以明确诊断、正确指导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因此,我认为西医诊断,中医辨证论治,是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方法之一,应当深入研究,从中总结出规律性东西。

二、中西药合用。中西药合用治病,早在清末民国初年的张锡纯先生就已采用,如“石膏阿司匹灵汤”。当前已成为中西医结合的一种普遍形式。合用时,有相互协同、增加药效者;有互相拮抗去其副作用者。如化疗治癌,同时用扶正培本中药,可使化疗产生的白细胞降低等副作用减轻,甚至可使降低的白细胞恢复正常。很多研究报告证明,中西药合用治疗癌症,比单一用西药或单一用中药的疗效明显提高。其他很多疾病也都表明了中西药合用具有明显疗效。但在中西药合用过程中,也有减低疗效者;有些病也有不必要中西药合用者,深入研究其如何更好的、科学的配伍,有机的结

合,应当引起中西医结合研究的重视。

三、中西医理论结合。中西医学要达到真正的融汇贯通,必须实现理论上的结合,这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在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如从内分泌学或细胞生物学方面研究中医学的“阴阳”理论,阐明“阴阳”的实质,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初步取得的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医“阴阳”理论的内容,且驳斥了那些认为“阴阳是空洞玄妙之说”的谬论。又如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医“虚证”与扶正固本法、“血瘀”与活血化瘀法、急腹症与通腑法(以通为用)、中医药治疗骨折的机理等基础理论研究,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和进展。大量的事实充分表明,只要坚持中西医结合研究方向,将来中西医学理论上的结合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医学定会产生。

中西医学,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就是取其长,补其短,产生新。它只会使祖国医学发扬光大,而绝不会削弱祖国医学,凡是尊重科学,坚持实事求是者,无不确认之。我从事医务工作已五十年,素禀先师施今墨之教导,主张中西医结合,愿尽毕生之精力而为之。在临床实践中,我更深切体会到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的优越。我们要大力提倡中西医结合,为人类的保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我国第一个中西医结合博士研究生王文健已通过论文答辩

上海第一医学院华山医院脏象研究室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肾本质)博士研究生王文健,已于五月十五日通过了论文答辩,他是我国第一位被通过论文答辩的中西医结合博士研究生。

王文健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补肾法对老年男性下丘脑—垂体—性腺轴作用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两年多来,他在著名老中医姜春华教授和研究中西医结合的著名专家沈自尹副教授指导下,根据我国传统医学理论,应用现代科学手段,通过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

进一步证实了老年男性神经内分泌系统在衰老过程中,以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功能改变最为突出,其中各个层次虽都有不同程度的功能改变,而下丘脑的反应和调节能力减弱则是主要病变环节,而补肾治疗对这一老年性改变具有一定的作用。答辩委员会委员、著名的中西医结合专家邝安堃教授、陈可冀研究员、生化专家顾天爵教授等认为,此课题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创造性,对沟通我国中西医理论及开展老年医学的研究是一个促进。

(陈小元)